

岁月如歌

又见独竹漂

王长青 文/图

很多时候，动人的风物，就藏在故土的寻常烟火里。作为黔北人，我到访贵州赤水大同古镇多次，总以为对这座千年商埠的模样早已熟稔于心。直到今年端午再次驻足古镇码头，静静看了一场独竹漂表演，我似乎才真正读懂这片水土藏了千年的从容与坚守。

入夏后的河水，略带几分野性，云雾萦绕河岸码头，古镇褪去平日的静谧，多了几分端午节的热闹和喜庆氛围。河面上，几位非遗艺人正赤足踏在碗口粗的楠竹上，手执竹竿，轻点碧波，悠然前行。竹随水动，人立竹上，踏竹之人身姿安穩，转身、绕行、静立、徐滑、冲浪，动作舒展，全无刻意炫技之感，唯有人、竹、水相融相契的自在，颇具古人“一苇渡江”的悠然意境。两岸围观的市民和游客，不时发出阵阵喝彩。

年少时看独竹漂，只觉艺人身姿轻盈、赏心悦目；如今静心细品，方在那份飘逸洒脱的背后，看到了赤水先民世代积淀的生存智慧。独竹漂起初并非专为观赏的表演技艺，而是一方水土孕育出的生活遗存。古时赤水河道滩多流急，舟船难以通行。赤水河流域又盛产金丝楠木，曾是朝廷征用的重要建材，为转运木料，河畔百姓就地取材，踏木为舟，执竿为桨，常年穿梭于激流险滩之间。日复一日的水上劳作，慢慢淬炼出独木渡水的绝技。复兴古镇马鞍山汉晋崖墓留存 的石刻纹饰，寥寥数笔，定格了先民踏木渡水的身影，成为这项古老技艺深深镌刻进赤水文脉年轮的无声印证。

生计之余，乡民以河水为台，划舟取乐，原本的谋生技能渐渐演化为竞渡民俗。清乾隆年间，楠竹开始普及，柔韧轻便的楠竹取代了笨重的原木，独竹漂由此定型。每逢端午时节，两岸乡民齐聚河畔，踏竹竞渡，嬉戏比拼，落水的欢笑顺着水波四处荡漾，朴素的乡土竞技里，满是鲜活的人间温情。

这片滋养了一方民俗的河水，也曾见证革

命的峥嵘岁月。1935年，红军“四渡赤水”，险滩激流挡不住前行的脚步，将士们和当地群众就地取材，以竹筏为舟、以竿为桨，破浪渡河、突破天险。寻常山野楠竹，从此多了一份厚重的红色底蕴。

岁月流转，时代更迭。曾经依附于水上劳作、乡间竞渡的独竹漂，随着水运革新和人们生活方式转变，渐渐沉寂，一度淡出大众视野，面临后继乏人、技艺失传的困境。所幸赤水河畔的独竹漂艺人彭刚、陈磊、熊彬等，扎根河畔，默默守艺，加之当地文旅部门悉心呵护，打造非遗传承基地，开设传习课堂，让濒临失传的古老技艺得以传承，并走出赤水，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



民间艺人在大同古镇的大同河上进行独竹漂表演。

乡情乡韵

一河烟波载乡愁

张天柱

一条河带着碧波、伴着青绿在这里流过42公里后，窈窕一样柔美的弧线就有了。春风的手指在窈窕一样的河湾轻轻一拨，春江花月就来了，沉鱼落雁就来了，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就来了。

这条河，是我的母亲河，叫汾河。这个地，是我的出生地，叫静乐。8岁那年，我念小学时，学校与汾河有一片树林之隔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它那么近。在窗前，便能轻而易举地听到汾河的流水声。发大水时，汾河那如雷的啸声，更是震慑着我的心灵。夜晚，河水潮汐般入梦，水波喃喃。

学校与汾河之间隔着的那片林叫西树林，主要是护城林，在汾河发水时可起到保护城池的作用。树林里有多种树，尤以白杨和柳树、圪针居多，一棵棵树间隔均匀，亭亭玉立，微风吹拂，枝叶轻摆，应和着一河碧水，颇具意境。

汾河河床约有200米宽，从永安镇入境静乐，一路润泽，最终义无反顾地扑向黄河。两岸深厚的黄土紧紧叠压，固定着一条古老的河道，在历史里流淌了千百年。河水滋润着这方土地，孕育了灿烂的静乐文化，留下许多美妙动人的故事，也成为城市里一道独特的景观。

上初中时，学校在一个名叫寺坡的地方，那是全县的制高点，站在坡顶上，就能看到汾河。尽管学校与汾河距离稍远，但每天上学放

学，汾河那蜿蜒的曲线，都会出现在我的视线中。汾河，就在我的心里流淌。

到了高中，学校位于东门外的儒林街。这条街离汾河甚远，既看不到汾河，又听不到水声，让我总有一种失落感。所以，每到周末，我都会徜徉于汾河旁，放松心情，看蓝天白云倒映在清凌凌的河水中。有时，我沿着堤坝赏景、捉蝶，有时，我在河边草坡上半躺半坐，给自己设计未来，青春的心境与当时的汾河一样清新。

高中毕业，前路未知，我想，自己和这一脉温婉怕是缘分将尽了。然而参加工作后，我被分到一个乡镇任职，汾河由北往南，全在这个乡镇的管辖范围内。我任职的乡政府所在地距离汾河很近，只需几步，就能走到河畔，看那一河碧水汨汨向南流去。工作之余，这里成了我减压和放飞心情的地方。

人上了岁数，更容易怀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汾河的钟爱更是与日俱增。我在退休后的第二年，自驾车走完了汾河静乐全境，也算了却了一个夙愿。

一泓清水百鸟来。忽然觉得，桃花源不在东晋、不在别处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心底。从过去的护城河，到前些年的景观河，再到如今的生态河、幸福河，汾河已化为静乐儿女的生命血脉。当人文生态与绿色生态融合后，汾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了。

闲庭茶叙

元 祐

是为了宁静与漂泊。闲散而不失法度，孤高而心存敬畏。像您的《西岳丰碑》，本来峰峦如聚，却似倒立的海在无声嘶吼，岂不冲突？

他顿了一下：“冲突是底色，但冲突不是为了留在冲突里。出红尘，不离红尘，只此一念，冲突就和解了，用不着较劲。”

谈及“波心”一词，他说，波心不在浪尖、不在岸脚，在漩涡最深处那一点微澜。山的愤怒递到水面，月的清辉沉入水底，所有对抗在那一处达成临界，形成风暴的眼、喧嚣的核。它不让你扑进火山口，只让你看火山冷却后地下还在涌动的暗流。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。

我想，他的笔墨就是这样——不张扬，不刻意，该浓的浓，该淡的淡，自由洒脱，汪洋恣肆。有些地方不计笔墨，任墨色恣意铺陈，像要把十万大山来一次乾坤挪移；该留白的地方，就千顷万古地空着，连风都看不见，哪还管它鸢飞云走。

他说，画画的时候是画笔带着他去旅行。“它带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只是跟着，管他千峰映月，还是月照千峰。”

我问他，您的画想告诉看画的人什么？他想了想：“从未想过要告诉谁什么。只是在画我自己。但如果有人能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在冲突里看到和解的可能，在对抗中感受到平静，那大概是山水无意中替我说了——那是我的荣幸。”

育运动会赛场，享誉全国，获赞“中华一绝”。

融汇古盐运商贸、红色征程、竹乡民俗等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同古镇，如今也深受人们青睐。独竹漂、赤水竹编、古法油纸伞等非遗传技艺相伴共生，成为古镇文化品牌。每逢节假日，八方游客慕名而来，赏非遗风姿，品古镇美食。古老技艺融入文旅新篇，滋养一方乡土，带动群众增收。

又见独竹漂，目之所睹，是数千年技艺的薪火相传；心中所感，是乡土风物的坚守与新生。这一历经风雨、浓缩故土情怀的古老技艺，已经融入新时代，在文脉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中，书写黔北大地生生不息的新篇章。

灯下漫笔

7月25日，世界遗产名录的精美长卷上，中国瓷描绘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，令中国瓷的文明密码清晰镌刻在人类文明宝库的丰碑之上。这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次精彩呈现，也是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的荣光。

肇建于昌江之南的景德镇，因陶瓷得名，因陶瓷而兴，也因陶瓷而闻名于世。据学者考证，隋唐时此地陶业兴盛，镇名“昌南”，即是英文“china”的由来。宋真宗对此地烧制的青白瓷爱不释手，建御窑，烧成的瓷器款以年号“景德”。此后，景德镇之名流传至今。千年以降，景德镇瓷业窑火相传，未曾中断。2000多年冶陶史、1000多年官窑史、600多年御窑史，造就了“千年窑火、万里瓷路”的盛况。这里产出的青花瓷，成为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，跨越山海、联通东西，见证着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。“三面青山一面水，一城瓷器半城窑”的城市格局，“工匠八方来，器成天下走”的产业盛景，映照着手工陶瓷制作技艺的创新融合与嬗变。

来到景德镇的客人都会被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所吸引，这气质就是鲜明的陶瓷文化特色。去年5月，民进中央在景德镇举办以“天工开物——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”为主题的开明文化论坛。作为参会代表，我第一次走进景德镇。同月，又随同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到江西调研，再次走进景德镇。一月之中两度到访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座城市与陶瓷文化的水乳交融。城市化高速推进进程中，“千城一面”的城市面貌、同质化的城市布局，一度割裂了城市文脉、消解了城市特色，受到公众的诟病。而景德镇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鉴，它证明了一座城市与它的历史文脉可以有如此水乳交融的联系。以至于今天，我们提起瓷器就会想起景德镇，提到景德镇就会联想到瓷器。景德镇和瓷器几乎成了同义词。

漫步这座城市，目之所及、耳之所闻，无不与陶瓷相关。千年不熄的窑火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遗存，御窑厂窑址、落马桥窑址、观音阁窑址、湖田古瓷窑址、高岭瓷土矿遗址、长岭瓷石矿遗址、蛟潭窑柴窑料产区遗址……从官窑到民窑，从瓷窑到瓷土、瓷石、窑柴，160多处珍贵遗产如颗颗珍珠缀满整座城市。遍布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作坊、商号、会馆，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，都在诉说着“窑火夜夜明，瓷器日日出”的昔日盛景。

今天的景德镇人是懂得珍惜与城市伴生的这份文脉的。他们建起大大小小的博物馆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品超5万件，是人们全面了解中国陶瓷史的必访之

地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是全国唯一以皇家御窑遗址为核心的专题博物馆；景德镇陶瓷大学将陶瓷博物馆建在自己的校园里；古窑民俗博览区是全国唯一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5A级旅游景区。此外，还有景德镇民窑博物馆、景德镇陶瓷民俗博览馆、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、景德镇十大瓷厂陶瓷博物馆、景德镇皇窑陶瓷艺术博物馆等。景德镇人征集瓷器、收藏瓷器、展示瓷器、研究瓷器，瓷器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的确，在景德镇，你会发现，时光流逝千年，陶瓷文化却一直“活”在百姓生活里。各大陶瓷文化景点仍然人来人往，历史、艺术与生活在这里激荡融合，在这里传承发展。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、陶溪川

文创街区是“景漂”青年创客的聚集地；陶源谷·三宝国际瓷谷是众多陶瓷大师和“景漂”创作者的工作室；雕塑瓷厂以创意市集和琳琅满目的陶瓷小物件闻名；瑶里古镇有“天青色等烟雨”的意境，是探寻瓷茶古道的好去处；始建于明末的徐家窑，每年一度点火复烧，吸引国内外的客人前来观摩。

今天的景德镇拥有完整的陶瓷人才培养体系，全市陶瓷类院校每年为行业输送数千名专业人才。从课堂到窑炉，从理论到实践，这些年轻人怀揣对艺术的追求，走向城市的一个个作坊和工坊，为千年技艺注入新鲜血液。如今，全市手工陶瓷作坊有6万余家，陶瓷产业从业人员达10万余人，市级以上陶瓷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3000多名。从高校到作坊，从学院派到师徒制，从课堂到窑口，一条完整的传承链条在此交织。

今天的景德镇是年轻人创业的热土。论坛期间，我见到了民进会员中的一批艺术家。他们坚守传统艺术又大胆创新，为这座瓷都增添了新的窑火。徐青便是其中一位。他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，如今是景德镇学院教师、景德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这位“80后”艺术家，与瓷结缘，以瓷为生，从大学开始便开设自己的工作室。在陶瓷行业学有所成后，他又与爱人成立了“青雕琢琢”研学基地，为“景漂”青年提供专业陶瓷技能培训。

据悉，活跃在这座城市的，还有6万余名“景漂”，其中不乏大量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，甚至还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5000多名“洋景漂”。他们用年轻的思维、国际的视野、市场的逻辑，重新定义着“景德镇制造”。

景德镇之行让我明白：景德镇之所以成为景德镇，不仅在于它有高岭土、有昌江水、有千年窑火，更在于一代又一代坚守传统的老匠人、一代又一代锐意创新的年轻人、一代又一代的“景漂”和“洋景漂”。正是他们，用勤劳智慧的双手，继承着历史，创造着历史，让这座城市的窑火千年不熄。

父亲的文库

周建好

一亩亩的水稻
是父亲写的诗歌吧
总是那么整齐
风诵读起来朗朗上口

南一茬白菜北一茬辣椒
看似毫无规章
却总让人垂涎

菜园里的蔬菜
是父亲写的散文吧
东一茬韭菜西一茬萝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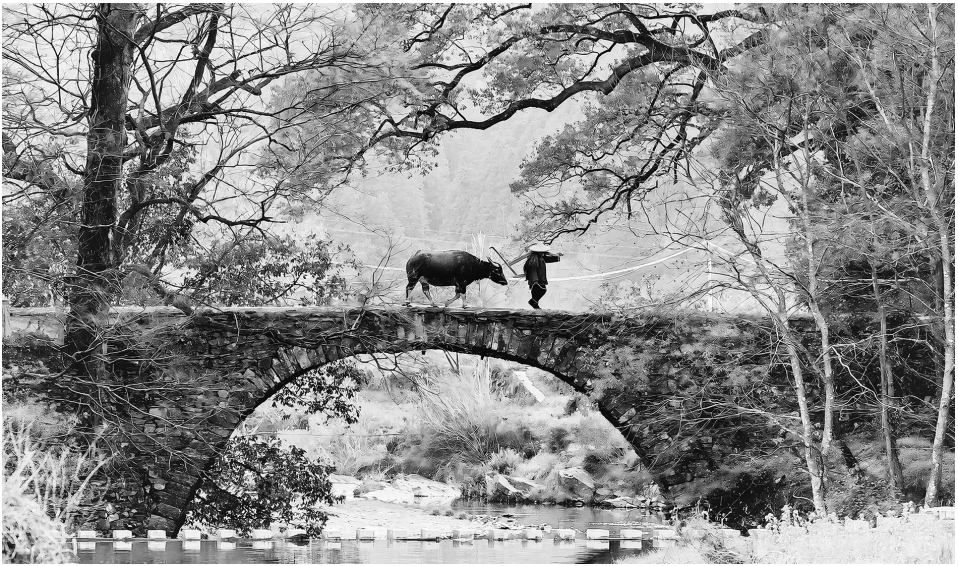
一幢老屋
是父亲写的小说吧
跌宕起伏的故事
让我一生也读不完

黄昏

梦 阳

走上故道 心中便有了苍茫
我下来了 它还在
守着 满目的辽阔
仿佛 那只空空的鸟巢守着堤上的枯树
任由 风一次次穿胸而过
有鸟飞过 它目送着

翅膀划过的声音沉寂后 一切又归于
原来的样子
我一回头
暮色 就伸开双臂
紧紧地 拥住了故道



林间牧归。 翁桂涛 摄